

在地平线的夕阳下，有一个宽阔的庭院。在芳草之上，绿荫之下，有一个白色的长椅。璀璨的金黄色余晖，照耀在长椅上的少女身上，把少女黑色的影子无限拉长。一个容貌只有十六岁，身高只有一米三的少女坐在长椅上。

少女如黑曜石般的长发披在身后，随背直达腰际。额前的斜刘海遮住了少女的眼睛。左黑右白的毛绒绒猫耳，玲珑琼鼻，樱桃小嘴，泛着淡粉的脸颊，虽然上半脸被厚重巨大的眼镜遮住，却依然挡不住少女的美丽和那遮不住的隐藏在秀发下的伤痕。

往下，是白皙透红皮肤的精致锁骨和香肩，还有那个让许多女性都羡慕的傲人双峰，盈盈一握的腰肢。纯白三杠长筒袜与堪堪遮住屁股的白色近乎透明的纱裙形成绝对领域，左白右黑的两个尾巴在少女的臀间伸出，从木椅的缝隙穿过，垂落在绿茵之上。隐藏在长袜下的细长的腿和小巧玲珑的脚，套在一双有防水台的透明圆头高跟鞋上。白色的纱裙，简单朴素的抹胸上衣，紧紧贴着少女的身上，完美展现出了幼小少女的窈窕身材。

然而，在这个纯白套装下，却有着无数的红痕。

只是，如此完美的少女，却没有双手，双肩处是毫无违和感的光滑白皙皮肤。少女的脖子上带着一个白色且有绒毛的项圈，微风徐徐，吹起了少女颈间的秀发，露出刻在项圈上的‘苏蝶’二字。少女的脚踝处也拴上了铁链，左脚铁链拖在地上，右脚的铁链绑在椅子腿上。少女的双脚之间也有着一个铁链，长度只有二十厘米。

余晖中，少女抬起头，感受着最后的阳光带给自己的温暖。摇晃的小脚，牵动铁链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和‘沙沙’的摩擦声。

太阳悄然隐蔽于地平线之下，慢慢的，最后的落日余晖也散去，世界开始变得暗淡，银色光辉开始挥洒，瑟瑟微风吹动绿荫，让这空寂的地方多了些生气。

‘哒哒哒’的声音传来，少女浑身一颤，低下方才抬起的头，一个身高一米八的高挑女子慢慢出现。如墨般的长发披于脑后，弯弯的秀眉，妩媚的双眸，红艳的嘴唇，柔和洁白的脸庞。职业白色衬衫，黑色短裙，半透肤的开档黑色连裤袜紧包女子的修长双腿，在黑色的漆皮高跟鞋下，完美衬托女子的身姿。一步一动，一股红艳流转周身，似仙子，又似妖精。

女子看着远方没有丝毫动作的少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她的身边蹲下，分开腿，把手伸进自己的裙子深处。纤纤玉手剥开黑色蕾丝内裤，露出长满黑色茂密森林的粉嫩小穴。往神秘之地伸出食指和中指，直至完全没入，一番掏弄，女人的脸颊上渐渐染上了红晕。终于，女人摸到了。在极其低声的呻吟声中，拿出了沾满淫水的银色钥匙。

女子站起身子，任由透明的淫水沿着大腿，顺着丝袜滑落至脚下的高跟鞋里。女子抓住少女的下巴，强迫其抬起头来。因为少女的抬头，刘海散开，眼镜也随之滑落，露出少女没有一丝光芒的黑色眸子。女人把钥匙放在少女的脸上，拿起，放下，翻面，拿起，放下。渐渐的，少女白净的脸上布满了女人的淫水。

待钥匙干净后，女人蹲下打开少女右脚铁链上的锁。然后，又分开了少女的双腿，掀开裙子，露出少女白色蕾丝内裤。女子把手放在鼓鼓的内裤上，上下划动，伸出食指，用指甲轻轻地

摩擦饱满内裤上的一条凹陷处。女子渐渐使劲，少女紧咬嘴唇，努力克制的平静身子也开始颤抖，白色的内裤也渐渐打湿。

女子划开少女的白色内裤，伸向了粉色花丛的深处，一番掏弄之后，拉出了一条半米长的沾满银丝的淡粉丝带。女子把丝带拴上少女脖颈上的项圈上，然后牵着丝带，转身准备离去。

少女努力站起已经发软的身体，颤巍双腿缓慢移动，丝带上的银丝在微风的吹拂下，由高往下飘向少女，沾满她的身体。女子沾满淫水的丝袜与高跟鞋发出的‘啪叽’声音与少女缓慢清脆的高跟声混在一起，传向没有任何人的四周，没入黑夜，在银色世界里，隐于无形。

少女随着苏蝶进入房子里，又跟着进了换衣间。许久之后，一个留着长发，戴着宽大眼镜，穿着黑白女仆装，腿上穿着一黑一白丝袜，脚上仍旧是透明圆头高跟鞋的少女慢慢走出。少女的胸前上有着一个长方形木板，外表类似餐盘。木板卡在少女的胸下，挂在脖颈，使其可以平起。

跟随着苏蝶来到厨房，少女静静地站在门口，等待着正在做饭的苏蝶。时间流逝，少女的腿有些麻木了，眼前也有些眩晕。夹紧腿，靠在门框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帅气高大，穿着衬衫短裤的微笑男生浮现在眼前，在朦胧梦幻之中，伸出手走向少女。

苏梦最后悔的，是幼年时期对妹妹的过于溺爱和保护以及长大后对于妹妹的忽视和冷落。

苏梦和妹妹虽然是龙凤胎，但他比妹妹先出生，所以成为了哥哥。出生于豪门世家，天资聪慧，让他从小就充满了光环，在众人的羡慕和嫉妒下成长。而这时期的妹妹却十分平凡，个子矮小还极其懦弱，与苏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父母自然而然也就不待见她，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苏梦，苏梦也不负众望，成功继承了父母的家业。而此时的妹妹却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用着苏梦给钱造的别墅中独自生活。

小时候苏梦很照顾妹妹，他认为这是做哥哥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等苏梦继承了家业后，一切都变了，父母因为车祸去世，公司也出现危机，无力感弥漫在苏梦的周围，让他几乎崩溃，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在女人的帮助下，苏梦度过了危机，而二人也互生情愫。在捅破了窗户纸之后，二人订下了婚约，划好了婚期。但是，就在婚礼的前一个月，妹妹突然邀请苏梦独自一人去做客。

许久不曾联系的苏梦这才想起还有个妹妹，于是他开车来到了妹妹的别墅，想看看妹妹最近过得怎样，毕竟除了每年打生活费需要电话交流一次外，他们几年都不联系了。

按下门铃，大门打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可爱少女出现在苏梦的眼前，这就是他许久不见的妹妹。妹妹热情的拉着苏梦进入别墅，热情介绍别墅的环境。随后又把他领到了宽阔的客厅，端茶沏水，好不殷勤。在他喝水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翘着二郎腿，微微抬起裙摆，露出隐藏在黑丝下的白色内裤的一角。苏梦盯着眼前的妹妹，有些失神。在意识到自己失态后，苏梦干咳两声，转移视线。

看着转过头的苏梦，妹妹微微的笑了。凑到苏梦的身边，奶声奶气地说道：“欧尼酱，我可爱吗？”说着，还挺起了胸脯，极力展示雪白的双峰。

微热的空气顺着妹妹的小嘴缓缓靠近苏梦的耳畔，苏梦感觉有些尴尬，稍微坐远了一些，同时嘴里也回答妹妹的问题。

“嗯？怎么这么问？不过，还是很可爱！”

看到苏梦远离自己，妹妹开心的眼睛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就被隐藏，然后又说道：“那欧尼酱喜欢吗？”

“嗯.....喜欢！”苏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听到如此的回答，妹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同时开心的跳起来。然后马上跑到苏梦的身边幽幽说道：“那欧尼酱就永远陪我好了！”

纯真无邪的眼睛对上苏梦诧异的眼神，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刚想站起身子，双腿却是一软，同时眼神也有些模糊，意识也开始消散。

妹妹走到苏梦的身边，弯腰看着躺在沙发上的苏梦，嘴里喃喃道：“欧尼酱马上就会属于我了！永远永远都是我的！”

“欧尼酱呀，丢掉你的高贵身份，成为你可爱妹妹的永恒禁脔吧！”

时间还在继续，少女还在回想，却被眼前的黑影打断。少女连忙止住泪水和哽咽的喉咙，费尽力气挺起身子，让胸前的长方形木板能够平起，没有双臂的她，让这个动作变得极其困难。随后，少女跟随黑影走向灶台。

苏蝶把饭菜一样一样的放在少女胸前的板子上，每放一样，少女挺直的腰板就弯曲一分，脸色也便苍白一分。少女咬着牙，任由脖颈上的丝带陷入肉里和胸部钻心的疼痛。一会后，少女颤抖地走向不远处的桌子，尽管桌子很矮，只有一米二左右，但是少女还是得踮起本就要直立的脚，艰难把盛着饭菜的木板放在上面。此时的少女大口喘息，想要呼进更多的空气，但是脖子上的项圈却逐渐收拢，限制少女的呼吸。少女大汗淋漓，在她张大的小嘴里，一条粉嫩的小舌无助的摇摆。中度的缺氧让少女的眼泪又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划过脸颊，滴落在地上。

但是少女无法管这么多，走到旁边跪坐，静静等待苏蝶。苏蝶从桌子上拿出一个搅拌均匀了的饭菜的盘子和一个装满‘牛奶’的碗，放在少女面前。

“吃吧！”苏蝶冷冷地说道，然后坐回自己的位置，优雅地用刀叉吃起了饭。少女则是弯腰趴下，撅起屁股，发丝随着脸颊落入‘牛奶’，又沾满米饭和酱汁。只遮住屁股的裙摆此刻完全失去作用，露出仅包住小穴的布料稀少的白色蕾丝内裤，在少女的洁白的大屁股上，分别纹着红色的‘绒布球’和‘宠物月月’这样的字。一黑一白的猫尾垂在两边，为这屈辱的景象增添了几分可怜。少女细细地咀嚼，每咀嚼一口都会痛苦地皱一下眉头，然后再喝一口‘牛奶’。

“你自己的奶，很好喝吧！”苏蝶已经吃完，站在少女的身前，俯视地看着少女狼狈的模样。听到苏蝶的话，少女的身影停顿了一下，然后点头。她不敢抬头，也不能抬头，只是看着眼前穿着黑色高跟，套着黑丝脚。苏蝶戏谑的笑了，然后在少女的面前脱下鞋子，缓缓把脚

伸进少女眼前的‘牛奶’之中，随后把沾满‘牛奶’的性感小脚伸进饭菜里面，搅动一下，伸到了少女的面前。

看着眼前沾满饭菜，流着‘牛奶’的黑丝透肉小脚，少女沉默了一会。白色的灯光穿过米饭，在水滴的折射下，犹如钻石一般璀璨。晶莹剔透的脚尖滑落白色的液体，一滴一滴。然后像是认命般，少女张口含住了苏蝶的脚，细细地吮吸，慢慢地舔舐。苏蝶仰起头，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如果此时少女抬头，能够看到苏蝶黑色短裙里，已经湿透的黑色性感蕾丝内裤和那泛着晶莹光芒的大腿根部的黑丝。

在少女的舔舐下，苏蝶的眼神逐渐迷离。突然，苏蝶猛的抓住少女的头发，粗暴地把她按进了自己的裙子里，紧贴着自己已经打湿的内裤。挣扎中，少女的眼镜掉在了地上。淫水散发出的骚气不停的冲击少女的鼻腔，少女闭上眼睛，缓缓伸出了舌头。

刺眼白色灯光的房间里，一个身材高挑，穿着白色衬衫黑短裙的女子，把另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白女仆装的少女按在了自己的胯下。其中的高挑女子更是眼睛泛白，嘴角流着口水。二人就以这种姿势持续了近十分钟。突然，苏蝶把少女的头猛按进内裤之上，鼻子深陷进裂缝，一股水流透过内裤冲刷在少女的脸上，打湿了少女的脸庞和秀发。

苏蝶松开少女的头，坐到了椅子上，缓和着自己的情绪。少女此时却已经瘫软在地，失去了意识。她的项圈此刻也渐渐地松开，给予少女更多的氧气。许久，苏蝶整理好后，收拾起碗筷，走到少女身旁，抱起了少女，走向了卧室。

苏蝶把昏迷的少女蜷缩起来，脱下湿透了的黑色开档连裤袜，用连裤袜把少女的脚绑在一起。然后又拿出一根长丝带，把少女的脚背向身后，大腿紧贴胸前，绑了起来，然后又脱下自己的内裤，塞进了少女的嘴中。随后，苏蝶把少女放在了卧室旁边的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又把少女背在身后的右脚的铁链绑在笼子上，同时把少女的尾巴顺出笼子外。苏蝶在笼子外，靠近少女的白色猫耳朵，轻轻地说道：“欧尼酱，晚安！”

看到昏迷的少女身体一颤，苏蝶满意的笑了。随后脱下衣服，解开自己身上的束缚，露出完美的身材，在月光的照耀下，玲珑身段映在少女的笼子上和身上。苏蝶躺在床上，看着窗边的满月，想着过往的时光，转头看着笼子里的少女，心满意足的睡了。

睁开双眼，入目是一个散发着柔和黄色光芒的白炽灯泡，离他的额头不足一米。苏梦放下刚抬起的头，大脑的眩晕还在，让他的精神有些恍惚。

好一会儿，他才适应过来。观察四周，苏梦发现他被束缚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手术台目测应该只有五十厘米高，周围是一片黑色的铁墙，只有在他的正前方有一个铁门。苏梦双手双脚被捆在手术台的四角，让他呈‘大’字展开。脖子处也被一个扁平的皮革束缚住，让他的上半身不能离开平台表面。苏梦的黑色西装被解开，露出宽阔的胸膛。裤子也被褪到了膝盖处，露出那个他引以为傲的巨龙。

就算周围空无一人，但巨大的羞耻感还是在猛烈碰撞他强烈的自尊。他转动手腕和脚踝，期望能够挣脱，但终究是徒劳。苏梦不信邪，直到筋疲力尽才停下。

苏梦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头顶逐渐刺眼的灯光，闭上眼睛，此刻的他什么都做不了。苏梦不知道妹妹的意图是什么，又为何这么做。这几年不见，妹妹的变化太大了，苏梦只能把这个当做是妹妹的恶作剧。

铁门缓缓打开，发出尖锐刺耳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一个可爱的少女穿着水手服，一蹦一跳的走了进来。梳在两边的双马尾随着身体有节奏的摆动，小巧嘴唇里含着棒棒糖，放在背后的玉手还提了一个小巧的黑色学生手提包。

“妹妹，如果这是你的恶作剧，我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哥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后再陪你好不好！”待妹妹走进，苏梦冷静地说道。

“哥哥……”

妹妹笑眯眯地走到他的身边蹲下，把手指放在苏梦的嘴唇上，阻止他接下来的话。然后拿出嘴里的棒棒糖，放到苏梦的嘴边，示意他吃下去。苏梦无奈，只能张开嘴含着带着妹妹口水的棒棒糖。妹妹独有的橘子味体香飘进他的鼻子，甜甜的味道在嘴里绽放，沿着舌头直达心灵。

“欧尼酱，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哦！”妹妹拿起黑色手提包，打开。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纸，放在苏梦的眼前。纸上，是他的死亡证明书和一个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留着干净利落短发的青年，微笑地脸颊，坚毅脸庞，洁白的大白牙。他想起了，这个照片是他很久以前陪妹妹去游乐场时拍的。

看清楚纸上的内容后，苏梦睁大了眼睛，吐出嘴里的棒棒糖，怒视着妹妹。

“你做了什么，我怎么死了？”

“嘿嘿！”妹妹没有回答苏梦的问题，只是痴痴的笑了。妹妹弯腰捡起被苏梦吐出来掉在地上的棒棒糖，在裙摆上擦干净后放入了口中。

“欧尼酱的味道，真好吃！”

“回答我的问题啊，混蛋！你在我昏迷期间到底干了什么？”苏梦已经有些疯狂了，纸上的公章让他无法怀疑这张纸上内容的真假。他死了，死了！那他的公司怎么办？未婚妻怎么办？未来又怎么办？

“欧尼酱把第一次给了那个贱人，不过没关系，之后欧尼酱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妹妹嘟着嘴，仍然没有理会苏梦的提问，只是独自的喃喃自语。妹妹抬起右脚尖放在苏梦的手臂上，丝滑的感觉伴着橘子香传入大脑，让苏梦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现在，就让咱来品尝一下欧尼酱的味道吧！”

妹妹撩起裙子，把手放在穿着黑丝的大腿上，小心翼翼地脱下薄如蝉翼的黑色长筒袜，拿到苏梦的头顶，任其落下，覆盖住苏梦的脸颊。然后收回右脚，抬起左脚，重复之前的操作。

苏梦剧烈摇晃脑袋，想要晃开覆盖住脸庞的长筒袜。听了妹妹的话，苏梦有些慌乱。看着已经脱完衣服，只剩下白色内裤和胸罩的妹妹，苏梦几乎使出了洪荒之力，然而还是没有挣脱。

“妹妹，你这是干什么？不行，这是，这是乱伦，不行，唔……”妹妹脱下了自己的内裤，露出含苞待放的蜜穴，然后趴到苏梦的身上，把内裤揉成团，塞进了苏梦的嘴里，然后又拿起一只长筒袜，把苏梦的口中塞满，把另一只长筒袜放在苏梦的牙齿处，绕着下巴一圈，在脑后系上。

苏梦摇着头，焦急的眼睛开始出现泪光。嘴里传来的汗味和骚味，让他作呕。

妹妹转过身子跪爬在苏梦上半身，岔开腿，让苏梦能够清晰的看到她的小穴。妹妹把披散的头发疏到脑后，然后用右手套弄苏梦的肉棒，同时低下头伸出舌头舔弄，苏梦的肉棒渐渐硬起。

苏梦闭上眼睛，转头不去看妹妹的小穴。但是身体的反应他却是控制不了。颤抖的身躯，紧握的双拳，后悔的泪水，让这个一米八的男人看起来是如此的柔弱。

“要开始了哦！”看到套弄的差不多了，妹妹兴奋地说了一句。然后张开小嘴含住苏梦的阳具，粗糙的味蕾摩擦着敏感的肉棒，让苏梦身体不断颤抖，人生只经历过一次的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经验，只能默默体验身体传来的陌生感觉。

妹妹放下屁股，让小穴与苏梦的鼻子嘴巴充分接触，然后开始摩擦。小穴流出的淫水敷满苏梦的下半脸，有些还从他的鼻子进入了肺部，引得他不停的打喷嚏。肺部传来的疼痛唤醒了快要迷失的苏梦，可是，他宁愿昏迷不醒，他快忍不住了。

突然，苏梦的下体一挺，一股热流喷涌而出，尽数灌进了妹妹的嘴里。“欧尼酱的精液，好好吃！”妹妹吃完了苏梦射出来的全部精液，就连飞溅出的一丝一毫都没有放过。

妹妹转过身子，把脸凑到苏梦的眼前，张开小口，伸出残留着白色精液的舌头舔舐着苏梦下半脸上的淫水，又俯下身子，亲吻苏梦，吸吮被淫液和苏梦口水打湿的丝袜内裤。然后直起身子，把自己的娇嫩小穴对准苏梦的肉棒。“欧尼酱，你可爱妹妹的第一次就交给你了哦！”

随着妹妹坐下，一股血液从苏梦的胯间，妹妹的白色屁股下流了出来。妹妹趴在苏梦的胸膛，喘着粗气，闭着眼，等到疼痛过去，然后开始抽插。

黑色的柔顺秀发铺散在妹妹的背后，盖住了雪白的后背。

“这么美妙的时刻，欧尼酱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呢！”妹妹看到苏梦紧闭双眼，便用手强行张开苏梦的双眼。苏梦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妹妹在自己的身上运动。又是一阵高潮后，苏梦的肉棒软了下来。

“灌得好满！嘿嘿！”妹妹抚摸着小腹，痴痴的笑着。“不过，还是不够呢！”然后，在苏梦的诧异下，强行逗弄他的肉棒。

妹妹又从她的手提包中拿出了一个针管，把其中的蓝色不明液体注射到了苏梦的手臂里。然后继续做爱，不管苏梦答不答应，每次肉棒软下来，都会用手段让它强行硬起来，最后甚至从手术台下拿出了一个电击枪，电击苏梦的肉棒。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肾脏传来的疼痛让苏梦终于昏迷过去。

妹妹一直等到苏梦射不出来后才停下，此刻的肉棒已经通红瘫软，像一块软泥，只有底部泛红肿胀的睾丸。妹妹又拿出了两个装着蓝色不明液体的小针管，插进了苏梦的两个通红睾丸。

白色的精液铺散在苏梦的西装上，也覆盖在妹妹的衣物上。妹妹解开长筒袜，拿出被苏梦口水打湿的内裤，穿在身上，随后穿好衣服。

拿起手提包，也不管苏梦的衣服脏乱，准备离开。离开之前，妹妹蹲在苏梦的耳边，悄悄地说道：“欧尼酱，以后你就是咱的专属小宠物了哦！就在这里，等待你的重生吧！”

妹妹站起身子，拿起手提包，眼神里闪过苏梦从没见过的冷漠无情，背影也显得极为高大。狼狽昏迷的人，遍地的狼藉，冷漠的铁墙，随着白炽灯光的熄灭，全部陷入黑暗。

苏蝶睁开朦胧的眼睛，一眼便注意到窗外的景色。橙色的天空低垂，把世界渲染成橙色，偶尔的鸟鸣传入窗内，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怕是又要下雨。这天，才晴了一天。转头看着床边笼子里束缚的娇小人儿，苏蝶脸上的笑意变得冷漠。

笼中人儿身体颤抖，略微有醒来的迹象。苏蝶起身，光着身子走到笼子旁边蹲下，打开绑在笼子上的锁，然后打开笼子，解开少女身上众多的束缚，分开腿，静静等待少女醒来。

睁开眼睛，少女的眼眶中仍是没有聚焦的黑色眼睛。少女意识到已经早上，调整好身子，从笼子中缓慢爬出来，爬到早已坐在地上，双腿大开的苏蝶胯下。多年的重复生活，让她早就记住了这屋子里的所有事物和距离，自然也记清楚了每天的应该做的内容。

少女把稚嫩的脸庞完全融入苏蝶茂盛的黑色森林之中，找到了隐藏在深处的泉眼。少女伸出舌头，微微舔舐，苦涩的味道弥漫在口腔，腥味萦绕在鼻尖。苏蝶抱住少女，将其倒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光滑，没有任何毛发的阴部，小巧淡粉色的粉嫩蜜穴。含苞待放，犹如一个美丽女生的樱桃小嘴，一张一合，吐着诱人的气息。苏蝶伸出舌头轻轻摩擦少女含苞待放的花朵，用牙齿轻咬着花瓣环绕的花蕊，吮吸隐藏在花蕊中的迷人花蜜。

苏蝶捏着少女的尾巴，放到脸上不停地摩擦，同时在少女的菊穴不停骚扰。伸出一根手指插入紧闭的菊穴，在少女颤抖的身体下，开始抽弄。

少女的眼神渐渐的迷离了，苏蝶也是，在这个独属于二人的世界里，二人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意识跟随心灵，心灵跟随本能，本能随着感觉，逐渐陷入深渊。不时颤动的身体，越发疯狂和猛烈的动作，泛着眼白且迷离的眼睛，不时溢出嘴角的晶莹剔透的水珠。

最后，二人的身体纷纷颤抖，腰部一弓，两股水流分别喷到对方的脸上，浇灭了情欲，唤醒了意识。苏蝶把少女放在地上，脱下少女湿透的女仆服装，使二人坦诚相见。

苏蝶扑倒在少女身上，用手不停抚摸挤压少女傲人的双峰，将其中已经挺立许久的小豆子含进嘴里，用牙齿轻咬，舌头摩擦，一股股的白色奶水喷入苏蝶的口中，被其咽下。用大腿压住少女晃动挣扎的小腿，用阴部摩擦着少女的白虎。少女面露难色，张大嘴巴，却没有声音发出，只能无助的张大嘴巴，睁大迷茫地眼睛，目视白色的天花板，承受着身体传来的强烈快感。直到少女硕大的胸部小了一圈，怎么吸都吸不出来时，苏蝶才停下。

“谢谢款待！欧尼酱！”苏蝶看着身下的少女，舔了下嘴角残留的‘牛奶’。

早上的工作终究是做完了，苏蝶一脸满足走了，徒留下一个被蹂躏的满是伤痕的无助少女。少女坐起身子，把头埋在双峰之中，用光滑的大腿擦干眼泪，摇晃脑袋，把遮住眼睛的刘海散开。没有双臂的她，十分艰难的站起身子。找到被脱下的高跟鞋，少女步履蹒跚，艰难走到旁边的衣柜。

来到衣柜处，极力踮起本就踮起的脚尖，试了几次才用牙齿咬住柜门把手，费力地拉开，里面有许多几近透明的白色连衣裙。少女用牙齿拿下一件，放到床上摊开，低下头对着裙摆处，费尽力气才将衣服穿上。坐到床上，看着明晃晃的窗户，模糊的射入朦胧的眼睛，带给她本不存在的希望和向往。她多想出去啊，逃离这个恶魔，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可是，她逃不了了，永远都逃不了了。不停流逝的时间，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白驹过隙，或许她都不知道，她还有逃走的自愿吗？

这幅残缺的身体，让她根本无法独自生活，只能依靠他人。就算她能够独自生活，以她目前的情况，只要一被他人看到，绝对会进入研究所，然后被解剖研究。

消失的苏蝶出现了，此刻的她已经换上了白大褂，戴上了白手套，头发在背后束好。苏蝶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箱子，看到如此模样的苏蝶，少女的脸色瞬间惊慌起来。

少女从床上下来，连忙后退。苏蝶直接拿出一个遥控器，大拇指放在上面的红色按键上，当着少女的面左右摇晃，见此情景的少女疯狂摇头，已经干涸的眼泪再次铺满脸庞，可是苏蝶依然按下了上面的红色按键。

瞬间，一股强大的电流从项圈传出，少女双眼翻白，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不断抽搐，已经陷入昏迷，此刻她脖子上的项圈也闪着奇异的蓝色光芒。

苏蝶走到少女身旁，抱起昏迷的少女放在床上，从箱子里拿出一个装满绿色试剂的针筒，注射进了少女的体内。苏蝶趴在少女的耳朵旁：“欧尼酱，咱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呢！以后啊，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了，永远都做我的宠物就好了！”

“作为宠物，欧尼酱只需要记得主人就好了！”

多久了？

这是苏梦现在唯一的想法，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睁眼了，每次睁开眼睛，他都会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灯光下晃动。随后就是手腕处传来疼痛，他又再次陷入昏迷。就这样不断重复，而这次，让他熟悉又害怕的刺痛感没有传来，他也没有再昏迷了。

苏梦试着转动一下手腕，发现可以活动，稍微使劲，他直接把手抽了出来。苏梦大喜过望，连忙挣扎，虽然昏迷这么久，肌肉有一点不太配合，但在一阵折腾后，也勉强能够控制。

挣脱束缚的苏梦坐在手术台上，揉着有些麻痹的肌肉组织，同时观察自身。他的衣服变成了医院病服，衣服之下，他小麦色的皮肤变得极为白皙，手掌也变小了许多，头发也增长到了腰部，同时头发十分的柔顺。胸部也莫名的鼓了起来，有点像女生的胸部，虽然不大，但也初具雏形，用手指轻轻一按，十分松软。苏梦有些慌乱，连忙把手伸到胯下，发现自己的宝贝还在，不由得长舒一口气。自己身上除了头发眉毛外，其余地方光滑细腻。

苏梦真的很想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没有镜子，他只能用手摸着脸来想象。虽然只能想象出一个模糊的影子，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脸已经变了。

同时苏梦还发现，地上摆满了许多的紫水晶，一颗一颗，在灯光照耀下，散发着妖艳的奇异光芒。苏梦下来，走到紫水晶前仔细观察。紫水晶虽然铺满了整个屋子，但却十分有序，就像是一个阵法一样。

想到阵法，苏梦不由得笑笑，摇摇头。

自己在想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阵法呢！

就在苏梦摸索的时候，铁门打开，妹妹穿着一副半透明的黑色纱裙走了进来。纱裙十分宽大，直达妹妹的脚踝，胸部也露出了很大的缝隙，松垮垮的。妹妹脚下的高跟鞋也是，走起路来十分笨拙。

苏梦看到妹妹进来，停止了思考。

“妹妹，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我希望这一切只是你的恶作剧。”盯着妹妹冷漠的眼睛，苏梦皱着眉头，他从没有在妹妹的眼神中看到过冷漠。“还有，现在多久了？”

妹妹仍然没有回答苏梦的话，只是自顾自的笨拙地走到了房间中央，从她的胯下拿出了一颗蓝色的水晶，放在中央。妹妹放的很小心，很仔细。放好后，她蹲下来，痴痴地看着这颗蓝色的水晶。在灯光的照耀下，一个少女的身影在蓝色的水晶里翩翩起舞，唯美如画，似梦非梦。

苏梦看着妹妹莫名的动作，他有些生气了。走到妹妹的身边，单手提起妹妹，一米七的身高让他可以尽情的俯视身高只有一米四的妹妹。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妹妹动用武力，也是第一次对妹妹生气。

他尽量不去想那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只要见到妹妹，脑海就会浮现出当时的画面，让他极为烦躁。

“作为哥哥，我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再消耗我对你的耐心。我...问...你！现在多久了？”

妹妹还是没有回答苏梦的提问，只是抬头看着苏梦黑曜石般的眼睛。妹妹抬起小手，在她的手里，有一个银色的小刀，一团淡蓝色的光芒萦绕在刀刃上。

“欧尼酱啊，要开始了哦！”

“什么！”听了妹妹的话，苏梦大惊。连忙低下头，果不其然，房间里的紫水晶已经开始有规律的闪动，每个紫水晶都散发出光芒，让紫色的光芒瞬间弥漫着整个房间。苏梦突然发现自己的力气消失了，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他松开了妹妹，瘫软在地上，看着妹妹穿着大几码高跟鞋的小脚。苏梦努力抬起头，眼睛向上盯着妹妹，妹妹仍是一脸冷漠。

“你...要干什么？快...快停下！我，我是你的哥哥，你不能这样做！”

妹妹蹲下来，长长的裙摆遮住了妹妹的小脚。妹妹那些小刀，在苏梦的脸上比划着，似乎要刻什么东西。

“月月再说什么梦话呢，你可是咱得小宠物呢，才不是欧尼酱呢！”

“不，不，我就是你的哥哥，我是苏梦，才不是什么狗屁月月，我叫苏梦，是你苏蝶的哥哥。”

“你，你快停下这个鬼阵法！”

“小月月，不行哦，在你没有变成咱得小宠物前，阵法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哦！”

“嘿嘿，看小月月这么迷茫的眼神，以后是你的主人的咱就来为可爱的小月月解答一番吧！”

“首先，这个阵法，会没收小月月现在的好兄弟哦！当然，也会回馈给小月月很多好东西呢！不过，作为以后小月月的主人，咱现在当然要收点礼物啦！”

妹妹骑在苏梦的身上，看着身下的苏梦，眼神也变得疯狂。

“所以，咱就要小月月这个没用的身高吧！还有小月月以后不需要用到的蛮力呢！当然，小月月以后也不需要这么高的智商了，脑海里只需要整天想着主人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

听着妹妹的话，苏梦满脸惶恐。

不，不要！

可是，有谁听呢！

一缕缕紫色光芒钻入苏梦的身体，苏梦开始疯狂颤抖，像触电一般。身体也快速萎缩，接着是剧烈的痛苦。苏梦摇晃着脑袋，眼泪不要命的流下来。要不是妹妹坐在他的身上，他早就满地翻滚了。

好.....疼！

“其次啊，小月月，我知道你喜欢可爱的东西，尤其是小猫咪，而咱也是呢。但是呀！咱也喜欢你呢！”左手按住苏梦，妹妹把纤细食指放在嘴唇，牙齿轻咬，露出向往的表情。“所以，这就有两个选项，不过还好咱聪明。小孩子才做选择，身为小月月的主人，当然咱全都要啦。所以，你就成为我的小猫娘吧！”

妹妹睁大眼睛，身体激动地颤抖起来，表情逐渐变得偏执和疯狂。

“不过，身为咱的小猫娘，必须得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呢！所以啊，身为小猫娘的主人，要打算在小月月的脸上刻上一簇小月月最喜欢的‘满天星’呢！”

妹妹拿起了小刀，放在了苏梦的眼睛前方。

“刻在哪边呢！哈，就刻在小月月的右脸吧，毕竟左脸以后咱还有用呢！”

在苏梦恐惧的眼神和扭曲的脸庞中，妹妹拿着刀，慢悠悠地向着脸部落下，然后缓缓划动。

“小月月，你知道吗，自从父母死后，你就变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不仅如此，小月月也不关心咱了，就把咱放在这偏远的地方，一年才打一次电话。我本以为小月月很忙没时间，可我竟然听到了小月月要结婚了！这可是绝对不允许的！”

妹妹闭上眼睛，开始自言自语，脸上疯狂的表情也变得平静。妹妹抓住苏梦疯狂晃动的头，让其保持不动。血迹出现在苏梦的右脸庞。苏梦剧烈的挣扎，却犹如被狮子抓住的驯鹿，徒劳无功。苏梦张大嘴巴想要叫出来，但此刻他的声音却消失了。此时的紫色晶石也放出更加巨大的光芒，包裹住苏蝶二人。

“小月月，你一定知道‘满天星’的花语吧！”苏蝶冷漠着脸，一边刻着一边喃喃自语。“‘满天星’意味清纯，娇小玲珑的花朵，就像天真烂漫的孩童一般，没有任何的烦恼，永远都是开心快乐。小时候，小月月总是会给我弄一些‘满天星’，然后告诉我要快快乐乐，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今天，我把‘满天星’还给小月月，我希望小月月以后也是呢！”

光芒大作，阵阵气流开始出现，吹动妹妹的头发和纱裙。妹妹身上的纱裙开始向上滑动，慢慢露出妹妹精致的脚踝。妹妹的高跟鞋也开始变小，渐渐贴和，妹妹的身体，开始变化了。与之相对的，则是苏梦身体的巨大改变。胸部出现，并且不断膨胀，衣服也变得宽大，头顶也有两个兽耳开始形成，屁股处也开始鼓动，似乎有什么要钻出来。

但妹妹仿佛不知道一般，继续说着：“小月月，当咱听到你要结婚的时候，咱是崩溃的。在自暴自弃之后，咱突然发现，咱不想放弃，也不想放手。在你渐行渐远渐隐的时候，在你与她人相爱并沉沦的时候，咱想留下你的信念，远比言语表达的强得多。所以，原谅咱的自私吧！请小月月停留吧，我需要你，就像干燥的荒漠需要大雨一样，亦或是，就像无感的恶魔需要疼痛一样。咱沉沦了，堕入了那个无尽的深渊，可咱并不后悔。咱需要你，因为今生今世，永生永世，咱都只爱你一个人，而你，也只能属于咱一个人。”

妹妹突然低下头，紧紧盯着苏梦逐渐变色的眼睛。左眼的瞳色开始变成蓝色，右眼变成红色。

“最后，小宠物是不需要视力的哦！”

苏梦紧皱着眉头，极致的疼痛随着神经深入骨髓，痛彻心扉。暗红色的眼泪从苏梦朦胧眼睛的眼角处流下，滑过鬓边出现的黑色丝发，于耳郭形成水窝盘旋，流转一圈，滴落在铺满秀发的枕头上，打湿一片，和侧边血液滴落形成的血迹融合，变成了凄美的血色花朵。

手中的刀不知何时滑落，妹妹慢慢闭上眼睛，逐渐吻上了苏梦的嘴唇。一丝血迹在嘴角绽放，染红了苏梦粉色的嘴唇。时光流转，光芒万丈，渐渐将二人的身影遮住，光芒之中，无声的改变悄然进行。

不知多了多久，光芒黯淡，紫色的水晶失去光泽，化为涅粉，随着气流消失在了空气中。冰凉的地板上，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纱裙的绝美女子抱着一个可爱娇小的少女，少女的右脸庞画着一簇血色花朵，而在少女的屁股处，有着左白右黑两个猫尾巴从裤子中穿出，而在她的黑色秀发之上，也有着左黑右白两个猫耳。

躺在妹妹怀中的苏梦全身蜷缩，身体微微颤抖。一滴极度透明的泪水从苏梦的眼角滑落，滴在了血色的花朵上。

梦中，一个穿着西装长裤的帅气青年起身，看着脚下蜷缩的可爱猫耳少女，微微一笑。随后转身，开始离去，背影在愈发模糊的身影中逐渐拉长。青年招招手，在少女的呓语中，消失在了远方。

夜晚寒冷的风吹动房间里少女额前的秀发，露出少女光滑洁白的额头。轻轻吹拂，如母亲的手掌一般抚摸脸颊，带给少女许久不曾体会的温暖。

苏蝶把还在睡梦中的少女立起，给她穿好一件抹胸和白色内裤，穿上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苏蝶抬起少女小巧的脚，拿起旁边准备好的白色长筒袜，小心翼翼地给少女穿上，随后又仔细抚平少女腿上的褶皱。把少女的头抬起，拿起梳子给梳好少女散乱的头发，用丝带绑住，缕好少女的根根发丝。随后又拿起少女的两个尾巴，分别给一黑一白的尾巴系上了一白一黑两个蝴蝶结。苏蝶细细给少女的脸上化好妆，把少女平放在床上。

苏蝶取下少女脖子上的项圈，拿出一条粉色丝带，在少女的脖子上绕两圈，最后在喉咙那里系了一个蝴蝶结。

看着少女恬静的面庞，苏蝶把一个仅有一毫米厚的小黑片塞到了蝴蝶结的中心。仔细整理，保证它不会掉出来。

少女平躺在床上，恬静的面庞洋溢着她从未有过的微笑。她把手放在嘴里，嘟着嘴吮吸，粉扑扑的小脸蛋让人不禁想亲一口。

“嗯……月月，月月要吃小鱼干！才不要吃小猫饼干呢！”

苏蝶轻抚少女的右脸颊，然后用打湿的纸巾轻柔擦拭，一簇血色的花朵渐渐出现在少女的右脸。这时，一滴眼泪从少女的眼角滑落，滴在头下的枕头上。

“对不起，苏梦！”苏蝶喃喃道。

苏蝶看着少女安详的脸庞，目光闪烁，一个模糊的人影在她的眼中渐行渐远渐隐。

“欧尼酱，再见了！”

苏梦是被冷醒的。

寒意穿过身上的病服传递到皮肤，又随之传入脑海。缩在病服中的苏梦睁开眼睛，发现眼前一大片黑暗，又想到之前发生的所有事，立马从衣服中钻出来。

眼镜的视力极度减弱，只能看到眼前半米以内，超过半米，就一片模糊。苏梦摸索着，突然摸到了一个眼镜，拿到眼前擦干净灰尘，戴在眼睛上。

裤子因为身体的缩小已经滑落，身上只有一件直达膝盖的上衣，就算如此，宽大的领口也漏出了精致锁骨。

在摸了自己身体无数次后，她终于意识到，她已经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有着猫耳的小女孩，或许，可以叫做猫耳小萝莉。苏梦颤抖地走向门口，发现自己得抬头才能看到把手，而且自己要踮脚才能勉强摸到。

再试了几次，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苏梦终于摸到把手并且成功扳下。小心打开门，把头伸出去看看，漆黑的走廊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不停闪烁。

苏梦推开门，沿着走廊，慢慢走着。硕大的鞋子让她的移动变得很麻烦，不得已把鞋子脱了，光脚走在铺在地上的白色瓷砖上。苏梦抱紧身体，她现在浑身上下只有一个病服上衣，还有就是让她极为讨厌的头发、猫耳猫尾，还有那个让她竭力才能保持平衡的硕大胸部。胸部上凸起的小点与病服摩擦，让她十分难受。

“别让我出去！”苏梦狠狠地说道。

沿着走廊向上，来到一个铁门前，铁门上是密码锁，在密码锁上面有一串数字。苏梦一看笑了，就是个简单的加减法。

苏梦抬手，边看边输入。

“嗯，一乘以一等于一，十乘以九等于九十。太简单了，她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难道我了？”苏梦嘲笑着，一脸不屑，输入了一九零。“然后就是十一乘以十一……十一乘以十一等于多少？等等，等于多少来着？这，这应该很简单啊！怎么就是算不出来！”

苏梦锤着自己的头，表情也已经有些慌乱了。

“别急，别急，慢慢来！十一乘以九等于九十九，十一乘以十等于.....等于多少！啊，到底等于多少啊，我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了！”

苏梦抓住自己的头发，情绪崩溃。她又回想起自己以前所学，发现全都消失了，现在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她只记得住关于她生活的事，其余的全部都忘记了。

“不会的，不会的，怎么可能！我一定没忘！”苏梦蹲下来，伸出手指，开始掰手指头。然而掰来掰去，只要数字超过三位数，她都算不出来，九十九就是极限了，而且越想发现记忆就越模糊，她发现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半天！

“不，不是这样的！”

苏梦抱着头，身体后仰，一下跌倒在地上，眼镜也落下。月月不断后退，最后抵在墙上，双手抱头，不停晃动，情绪已经崩溃，眼泪更是止不住落下。

“我，我是苏梦，我是苏梦。”苏梦已经有些结巴了，不停重复一句话。“我，我是苏梦，苏，月，月月！不，我不是，我是月月，不，不，我是苏梦，不是月月，月月，月月，嗯？月月，月月不要说月月！”

“啊！不，不！”苏梦，不，应该是月月。月月使劲抓着头发拉扯，点点血迹渐渐从头皮渗出。这时，大门缓缓打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黑色穿着黑色包臀长袖连衣裙套在窈窕身材上，黑色丝袜搭配银色亮光高跟鞋，手提一个蓝灰色的包包。黄色头发一半平疏于脑后，一半放在右肩前，面容美丽，戴着白色珍珠吊坠耳环，一条黑色布带环于腰际。双腿修长，身材高挑，体态柔美。

女子以一种优美的姿态走到月月的前面蹲下，把包放在月月的身前，满脸玩味。“月月看起来很精神呢！要不要一起玩游戏啊！”

月月抬头，一片模糊，从地上摸到眼镜戴上。看到眼前陌生的女人，熟悉的笑容与脑海中妹妹的笑容渐渐重合，她，就是妹妹。

“你，你是妹妹！你一定是妹妹！”月月站起来，不顾眼中眼泪，脸上泪痕，跌跌撞撞地走到妹妹面前，用娇小的双手抓住妹妹的领口。“贱人，快把我的身体还给！快还给月月！”

可无论月月怎样使力，妹妹都是纹丝不动。妹妹笑着看着月月的动作，一脸宠溺。月月的眼眸流出，划过右脸庞，让那簇‘满天星’格外妖异。

女人抓住月月的衣领，站起身子，月月也随之被提了起来。月月有些慌了，双手紧抓住妹妹的手，双脚无助的乱蹬。

妹妹邪魅一笑，幽幽说道：“看来月月还抱有期望呢！那咱就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彻底消

失了哦！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一样，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不可能，你，你一定是在骗月月！快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呵呵，看到咱现在的变化了吗？咱这些多余的都是月月以前身体上的哦！”妹妹说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不！不！”月月一脸绝望，身体也不再挣扎。

“对了，咱再告诉月月一件事哦！”妹妹把月月提到眼前，注视着月月布满泪痕的脸，伸出舌头，舔舐上面的泪痕。“月月的大宝贝也在咱身上哦！身为主人的宠物，身上的宝贝肯定都要交给主人呀！”

说完，妹妹松手，月月跌倒在地上，眼镜又再一次落下。倒在地上的月月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脑海里全是妹妹说的话，尤其是最后的那句。

“啊！月月，月月要杀了你！”月月坐在地上，呆滞的神情突然疯狂，一下子跳起来，抓着妹妹的头发，费力拉扯，还用牙齿咬住妹妹的耳朵。血迹一下子从嘴角溢出，妹妹大叫，用全力把月月从身上扯下来扔在地上。摔在地上的月月挣扎着起来，继续拼命的冲向妹妹。

“你拿了月月的身体，月月要你偿命！啊！”

看到冲过来的月月，妹妹平静的脸庞也开始疯狂，一脚踢飞月月，用手摸着耳朵处的血迹。看着手上的血迹，放到嘴里含着，铁锈味在嘴里蔓延，美妙的味道。被妹妹踢飞的月月撞到墙壁，落下来蜷缩着，双手抚摸着肚子。

妹妹从包包里拿出了一根绳子和鞭子，慢慢地走到月月身前。“本来咱是不想这么快的，但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妹妹蹲下来，用腿压住月月的乱踢的双腿，把月月的手背到身后，使劲往脖子处压，月月大叫着，但是没用。直到听见清脆响声，妹妹才用绳子捆着，绳子深陷进肉里。又把月月的双腿向后弯曲，努力推向双手处，月月疯狂摇头。

“月月，月月错了，不要，要，要断了！”

妹妹完全不听，最后把月月的脚踝与手腕一起捆着，现在的月月身体弯成了弓形。

妹妹把月月翻过来，用手抓着月月的下巴，恶狠狠地说道：“看来，欧尼酱不需要存在了！以后，只能有月月了！”

然后，妹妹抓着月月背后的绳结，直接把月月整个提起来，走向了一个房间。打开门，是一个全新的，干净的手术间。

“现在，主人就来给月月加一点东西！”把月月扔在手术台上，然后妹妹抽出丝带把月月牢牢

地束缚在手术台上，用剪刀剪碎月月的上衣。月月疯狂的求饶，但妹妹权当做耳旁风。

“月月以后不需要视力，全身心交给主人就好了！”妹妹拿出一个激光棒，翻开月月的眼皮，打开激光，对着瞳孔照射。不一会，月月的眼睛开始刺痛，本来就模糊的眼睛彻底黑暗。

“不！啊！贱人，我必杀你，必杀你，啊！”凄美的声音响彻房间，刺的妹妹一阵皱眉。

“吵死了，连声音也不要了吧！”

妹妹搬开月月的嘴巴，把一个神秘液体倒入了月月的嘴里，然后用手捂住。月月疯狂颤抖，眼睛翻白，喉咙鼓动，一阵阵闷声自妹妹的指缝传出。渐渐的，声音减弱，直至消失。妹妹松开手，月月张开嘴，一大股血液汹涌流出，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个简单的音符。

“看来，现在的月月也不需要坚硬的牙齿了呢，换成硅胶牙齿吧！”然后，妹妹用钳子把月月的牙齿一个一个拔出来，把硅胶牙齿植入进月月的牙床上，又抹上了一层白色膏体。

“月月放心，这种膏体可以让月月的新牙齿与牙床快速融合。”

“啊.....啊，嗯，哈，嗯。咳咳！”月月张大嘴，深呼吸，但口中的鲜血却顺势流入月月的肺部，引起月月剧烈咳嗽。

硅胶的牙齿渐渐融入，妹妹疯狂的眼神却更加痴狂！

拿出项圈和铁链，锁在月月的身上，就算月月被绳索捆着，但妹妹还是锁了上去。

在暴雨中的柔弱花朵，无法反抗，无处躲避。最后永远只有两个结果，折断和残损，徒留他人独自感伤。

“太吵了，艺术的创作是不允许被打扰的，你说是吧，月月！”月月一直在闷哼，此时半死不活，有气无力的她，又怎能回答妹妹提出的问题呢！

没理会月月的挣扎，妹妹直接脱下一条黑丝揉成一团，塞进了月月小巧的嘴里，把她的腮帮子撑的鼓鼓的，然后又脱下蓝白条纹的内裤放在月月的鼻子上，拿出丝带把这两样全部牢牢绑在月月脸上。酸臭味和咸骚味夹杂着妹妹独有的橘子体香直冲鼻腔，让苏梦发出一阵干呕，但自从醒来就没吃过饭的她只能吐出少量的口水和血水，打湿嘴里的丝袜，让气味更加浓烈，由此引发了更剧烈的干呕。不停地干呕让月月的眼泪直流，不一会，已经梨花带雨。

黑色的丝袜渐渐被血液染红，月月的眼睛中不听闪过绝望。

许久，月月终于停止了干呕，眼泪也停下来。披散的头发随意耷拉在身后，因干呕而通红的小脸上满是泪痕。

妹妹又拿出一个针筒，插向月月的手臂，向月月的身体注射不明液体。“月月，这个试剂可以让月月产奶呢，身为主人的小宠物，肯定要给主人提供日常饮料，不是吗？”

“月月，主人觉得手臂也不需要了，嗯，就这样！”妹妹说完，解开月月的手臂。此刻月月的手臂已经快要失去知觉，但还是能感到轻微的刺痛。妹妹直接拿出了一把手术刀，对着月月的肩膀处切了下去。然后又拿出白色膏体涂抹在伤口处，不一会伤口就消失了。月月肩膀处光滑一片，就像从没出现过。

而月月在听到妹妹疯狂的话语后，脸色苍白，粉色嘴唇上毫无血色。她现在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双手的存在了，牙齿的疼痛，手臂的消失，眼前的黑暗和嘴里混着铁锈气息的骚味。一滴血色的眼泪从月月的眼角滑落，滴在干净洁白的手术台上。

妹妹拿出一个巨大的盒子放在旁边，打开盒子，拿出了跳蛋和震动棒。把跳蛋拴在月月双峰被逗弄，已经挺立胀痛的小豆子上，又把震动棒绑在月月的大腿深处，微微深入月月的小白虎。妹妹弯下身子，凑到月月的耳朵处，慢慢说道：“月月，咱想要给你新生，可是，在新生之前，咱得有一个重生的过程吧！”妹妹说着，流露出病态的笑容。“只有在血与泪的深渊里，才能洗涤月月身上原本的‘罪恶’呢。只有经历过绝望，才能看到咱给予你的唯一希望。所以啊！月月，准备好迎接新生了吗？”

妹妹撩起裙子，露出原本月月身上的长枪，此时的长枪早已挺立。

“可惜，月月的武器，身为主人也只能用一次！”妹妹转动月月的身子，在月月的眼泪中，捅破了月月的处女膜。血液沿着肉棒流出，妹妹也开始抽动，一下两下。不仅如此，妹妹还给月月强制灌肠，清空了月月的肠道，然后把一个特殊的液体灌入，塞上肛塞，防止漏出。

“月月放心，这个东西可是能够提升月月的整体敏感度呢！”

月月看着疯狂的妹妹，没有聚焦的瞳孔，一片死气。挣扎着无助的身躯，拼命地摇头，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羸弱。在手术台上方，一个如皎月的灯光的映衬之下，妹妹犹如独属于黑夜的恶魔，而月月，则是她专属的猎物，一场血色浪漫的狂欢，慢慢发生在这个冰冷的手术房间中。

许久之后，妹妹停止抽动，此时的月月身上布满了粘稠的白色液体。妹妹从盒子中拿出一个耳机和一个 MP3，戴在月月的耳朵里。这是一个老式的 MP3。洁白外身，没有任何磨损，崭新如初，就仿佛时间在它的身上停止了。在其背后，刻着一行小字：送给妹妹的十岁生日礼物，祝妹妹永远快乐！

妹妹扬起从盒子中拿出的鞭子，使劲抽在了月月后背的手臂上，一道红色伴着血液的伤口瞬间出现，月月立马翻起白眼，已经弯曲的身体使劲弓起，无声的呜咽哭喊已经掩埋在黑丝和内裤之中，身体上的震动棒和跳蛋直接全功率开启，剧烈的快感伴着极致的痛感瞬入大脑，直接让月月昏迷过去，但结束了吗，显然没有。妹妹仍然挥舞着长鞭，硬生生的抽醒了月月。月月晃动着，想要缓解身上的疼痛和快感，头发飞舞，脖子洁白皮肤下的青筋暴起，喉咙剧烈伸缩，血色的泪再次出现在眼角，她终究是堕入血与泪的深渊里。

妹妹打开音乐，放着 MP3 里唯一的话。

“我是月月，一个属于曾经主人的专属宠物！”听了 MP3 里面的话，月月费尽力气努力摇头，但摇头只会换来更严重的鞭打和一成不变的话语，循环往复，不止不休。渐渐的，月月的身下已经形成了一摊血迹，这是伤上加伤带来的伤口严重撕裂，细腻纯白的皮肤混着红色诱人的血液，地上的血液沿着披散发丝向上，黑中带红，红中夹黑，诡异妖艳，摄人心魂。月月的意识开始消散，充满血泪的朦胧眼睛里逐渐失去光彩，徒留身体的本能还在挣扎颤动。不知何时，下意识摇晃的头已经变成潜意识里的点头，潜意识的改变是人格崩坏的开始。妹妹要塑造一个残缺且只依赖自己的宠物，曾经的苏梦，就让他永远沉浸在深渊吧！

在这个罪恶的深渊里，月月不知道呆了多久。

多久呢？谁知道呢！月月为什么要知道时间呢，只要一直爱着主人就好了啊！月月永远爱着主人呢！月月可是，可是主人的专属宠物呢！一直都是呢！不，月月不是，月月不是宠物！不，月月是！

肯定与否定，自我怀疑与自我承认，纠结之中，月月与苏梦渐行渐远了！或许苏梦的性格还在月月的潜意识里，但会一直沉下去吧！

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未曾体验到活泼春日，就陷入炎炎夏日，又在不经意间，步入硕果爽秋，最后踏进萧瑟寒冬。一年一年，一天一天，重复不断。在这变幻的世界，唯一不变的，唯有那个别墅两个依偎的人儿。

在这二人的世界中，两具肉体缠缠绵绵，黑白相间，青白交错。泛红的舌头贴在透肉的黑丝脚底，小嘴合拢，包住脚指头，细细吮舐。布满味蕾的粗糙舌头摩擦光滑丝袜，粘稠口水沿着孔洞进入趾间，玩弄，轻点，旋转。慢慢向上，犹如青蛇，缠绕勾魂。莫名的感觉缠绕在心尖，如毒品一般，在幻觉中让人回味沉醉，犹在仙境，如诗如画，不能自拔。

这个独立的世界中，永远只有身材高挑的妹妹离开，每次早上离开，妹妹都会把月月带到庭园的大树下，对着朝阳。

“月月坚持住哦！身上的东西可不能掉哦，而且，这也是主人对你的保护呢！”

妹妹轻吻月月的额头，把茫然的少女带到熟悉的位置锁住，然后提着包离开。出门，坐上车，拿出遥控器，瞬间，庞大的别墅消失不见，只有荒凉郊区的杂草和狂风。车一路疾驰，奔向远处。

在几十公里远的地方，一个高挑女人带着甜甜的笑容，踏进了公司。

在黑发中鹤立鸡群的黑白猫耳，漂亮的脸蛋，让人不禁想啃食的脖颈，堪堪一米三的袖珍身体，不时晃动的黑白猫尾，令人浮想联翩的神秘领域，洁白无瑕的双腿，玲珑的小脚，如此可口的小萝莉，谁又会想到她之前是个男儿身呢！此刻怀中的月月也渐渐苏醒，看向苏蝶的眼神里充满畏惧。

苏蝶跪坐在床上，把月月抓起小心背对自己放下，看到月月不自觉的鸭子坐，苏蝶点点头。然后从床头柜中拿出一个铃铛戴在月月的脖子上。然后抱着月月走出了房门，走向庭园中的

长椅，准备迎接朝阳的到来。

坐在椅子上，苏蝶拿出了一条黑色和白色的绸带，抓住月月不时晃动的黑色尾巴，毛绒绒的丝滑感传入心扉，犹如春风拂过泸沽湖，撩动苏蝶的心灵。月月也在苏蝶抓住尾巴时身体一颤，一股莫名快感瞬入脑海，让她的身体一软，倒在苏蝶的怀中。

“主人……”月月满脸通红，一脸娇羞。

“别动，主人给你系蝴蝶结呢！”苏蝶摸着月月的头顶，安抚着月月。月月也享受般眯起了眼睛。

“月月也要学！”

“可是月月没有手啊！学了也没用哦！”

“不嘛！月月就要学！”

“好好！”苏蝶宠溺地看着月月，轻轻抓住月月的黑色尾巴，拿着白色绸带。“用绳的一端围成圈，紧紧地握住别松开，另一端从后面绕过圈转个弯，穿过中间空出来的地方，细心地等待着线穿过来，在看到那条线的时候，轻喊‘一二’把线拉紧，让它有一个大大的翅膀，并打上一个结实的结扣，看，蝴蝶结就系好了！”

“哇，好厉害！可是，好难啊！”

“没事，有主人呢！”

“嗯！”月月钻进苏蝶的怀中，蹭着苏蝶傲人胸部中的橘子气息。苏蝶也是小心翼翼地系上了另一个蝴蝶结。

朝阳渐渐升起，照耀着大地，赋予大地新的生机，夜晚的寒冷和罪恶在光芒中全部消散。

“主人，在太阳中好想有一个人，一个很高很大的人，而且好熟悉！哎，他在挥手哎，可是他还在后退呢！哎，他开始消失了！主人，你看到了吗？”月月抬头看着苏蝶。

“嗯，看到了！”

“那他是……”

“一个故人罢了！”苏蝶抬头看着朝阳，摸着怀中的月月，眼里闪过一丝怀念。